



世界经典名著

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

(十三)

姜 浩 译

周 伟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〔法〕雨果	
克洛德·格.....	员
〔法〕左拉	
陪衬人	愿
〔法〕纪德	
浪子回家	愿
〔法〕法朗士	
克兰比尔	愿
〔法〕无名氏	
新《十日谈》	愿
〔法〕巴尔扎克	
玄妙的杰作	员
〔法〕福楼拜	
纯朴的心	员
〔法〕伏尔泰	
如此世界	员

克洛德·格

〔法〕雨 果

七八年前，巴黎有一个穷苦的工人，叫克洛德·格。和他一起生活的，是个年轻女人——他的情妇——以及她所生的一个孩子。我现在只是把事情源源本本地叙述出来，至于随着事情一步步发展所留下的教训，则要留给读者自己去拾取。这个工人很能干、心灵手巧，没受过教育，却极有天赋；不识字，却善于思考。有一年冬天，他没活干。他们的破房子里既没有火，也没有面包。男的、女的和孩子都饥寒交迫。男的偷了东西。他偷了什么，在哪儿偷的，我不清楚。我所知道的，只是这次偷窃的结果，给女人和孩子带来了三天的面包和取暖的柴禾，而给男人带来的，则是五年的监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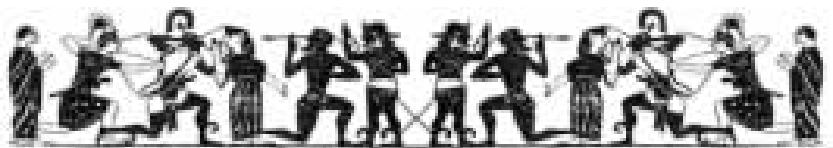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男的被送到克莱伏中央监狱服刑。这克莱伏监狱本来是由一座修道院改建而成，禅房成了禁闭室，祭坛成了刑台。我们谈进步，有些人就是这样理解、这样实施的。在“进步”这个字眼掩盖下，他们就干此种事。

我们继续讲下去吧。

克洛德·格到了监狱以后，晚上被关在牢房里，白天在工场做工。我要谴责的并不是那工场。

不久前，克洛德·格还是个诚实的工人，可从现在起却成了一个偷窃犯。他正直、严肃，虽然年纪尚轻，高高的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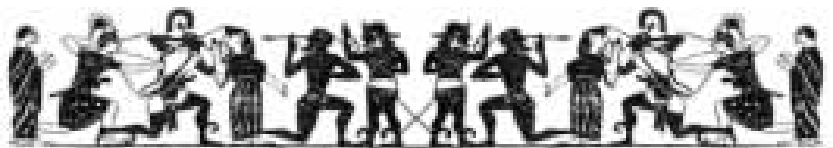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— 员 —



头上已有了皱纹，一头黑发中灰色的发丝已隐隐可见，温和而又充满威力的眼睛深镶在凸起的眉骨下面，张开的鼻孔，前突的下巴，嘴角总是带着蔑视的神情，真是相貌堂堂。社会使他变成了什么样子，我们下面就能看到。

他沉默寡言，爱用手势，整个人身上有种使人服从的威严。他显出沉思、严肃的表情，虽然受过很多苦，却未流露出痛苦的神色。

在囚禁克洛德·格的监狱里，有个工场场长。他属于监狱里特有的那一类小官。他既是狱守，又是商人。他向工人订货，把工具交到你的手中，同时又威吓犯人，把铁镣钉到你脚上。这个工场场长是这类人物的一个变种。他尖刻无情，专横残暴，刚愎自用，盛气凌人。可是有时候，他又是一个好伙伴、好头头，甚至会开朗起来，颇有风度地开开玩笑。他的性格与其说坚强，不如说冷酷。他对任何人都从不讲道理，甚至对自己也是这样。无疑他是个好父亲、好丈夫，但这只是出于义务感而非品德高尚。总之，他不存心作恶，却是一个坏人。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既不敏感，又不灵活，毫无生气，对于所接触的任何思想与感情都毫无反应。他们的愤怒是冷冰冰的，仇恨是阴沉沉的，他们激动的时候也缺乏常人所具有的感情，他们虽然发怒，却一点火气都没有，全无热量，人们常称为“木头人”。他们从一端开始燃烧，又从另一端冷却下来。这个工场场长就是这类人。他性格的主要特点，就是顽固。他为自己的顽固而感到自豪，常常自比为拿破仑。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。有很多人，为这种错觉所欺骗，往往天差地远，把顽固当作毅力，把蜡烛当成天上的星星。所以，他一旦将他所谓的毅力用在一件蠢事



上，总是头抬得高高的，披荆斩棘，非把这件蠢事干到底不可。固执却不明智，就是愚蠢加荒谬，并且使人越来越蠢，事情也就更糟。一般来说，当一场个人的或社会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，假如我们根据废墟上的断垣残壁仔细研究灾难的根源，几乎总是能发现，这是由一个庸碌无能、固执自信而又自鸣得意的人盲目酿成的。世界上到处都有这些顽固不化的给人带来厄运的小人物，他们却自以为能造福于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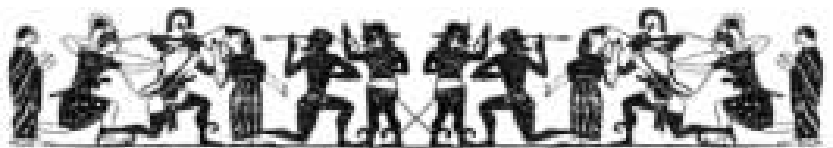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克莱伏中央监狱的工场场长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他像一只打火机，每天社会就用他在犯人身上敲打出火星来。这只打火机正是上述材料所制成的。

这种打火机在这样的石子上所敲出的火星，常常会引起火灾。

我们上面已说过，一到克莱伏监狱，克洛德·格就被编入工场，专做一种活。工场场长认识了他，认为他是个好工人，待他也很好。据说有一天，场长的心情很好，他看到克洛德·格总是由于想念他称为“妻子”的那个女人而非常忧愁，就半打趣消遣半安慰地告诉他，那个不幸的女人已成了妓女。克洛德冷静地问起孩子的情况，他说不知道。

几个月以后，克洛德已习惯了监狱的环境，看来什么都不再去想了。他又恢复了原来性格之中就有的那种严肃的宁静。

几乎就在同一段时间，克洛德在他所有的同伴中赢得了一种独特的权威。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连他也不清楚，就仿佛有一种默契似的，大家都来请教他，听取他的意见，钦佩他，钦佩发展到了顶点，甚至变为模仿他。可以使这些



素不听话的人乖乖服从，可不是一般的荣誉。他取得了这种权威，连自己都没有想到。这与他两眼的目光很有关系。一个人的眼睛是扇窗户，通过它，能看到一个人的思想活动。

把一个有头脑的人放在一群不会思考的人中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因为无法抗拒的引力定律，一切糊涂的头脑便会满怀谦逊和敬仰围绕在清晰的头脑周围。有些人是铁，有些人是磁石。克洛德就是磁石。

不到三个月，克洛德已成为工场灵魂，法律与秩序的化身，好像所有时针都围绕着他这个钟面运转似的。就连他自己有时可能也怀疑，他到底是国王呢还是犯人。这与被俘虏的教皇和他的红衣主教们在一起的情形很相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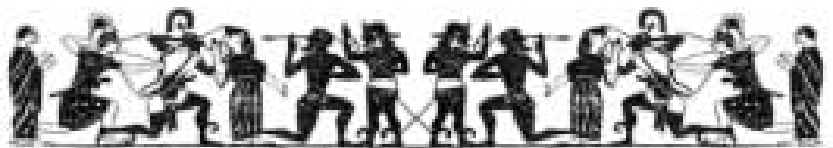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一件事情的效果总是多面的。他得到了囚犯们的爱戴，因而为看守们所痛恨，这也是很自然的反应。谁得到下面的拥护，就会失去上面的欢心，事情总是如此。谁要是受到奴隶的爱戴，就会导致主人的仇恨。

克洛德·格很能吃，这是他的生理特征之一。他的胃口很大，两个常人的食物才勉强够他一人需要。德·科塔迪亚先生就有这样的胃口，并为此感到高兴；对于一个拥有五十万头羊的西班牙大公爵，这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。可是对于一个工人，则成了一种负担，而对于一个囚犯来说，就是一种灾难了。

克洛德·格以前自由地生活在他的小阁楼中的时候，工作一整天能挣到四斤面包，他都吃了。现在被关在狱中，工作一整天，却只有一斤半面包和二两半肉，这份口粮是非常微薄的。他在克莱伏监狱中只能常常吃不饱。

他饿肚子，也就这样，从来不讲什么，这也是他的本

— 源 —



性。

有天，克洛德刚吞下他那少得可怜的口粮，又干起活来，以为干活可以充饥。其他的犯人都在高兴的吃着。这时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他的身边。此人脸色苍白，皮肤白皙，身体虚弱。他手里拿着他那份尚未动过的食物和一把刀。他站在克洛德的身旁，一副想说话却又不敢开口的神气。这个人，他的面包，他的肉，却让克洛德心烦意乱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他终于粗暴地问。

“请你帮个忙。”年轻人羞怯地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克洛德又问。

“想请你帮我吃掉它，我吃不完。”

克洛德高傲的眼睛里终于涌出了泪水。他拿起刀，把年轻人的食物平分成两份，自己拿了一份，吃起来。

“谢谢你。”年轻人说，“假如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以后每天都这样分吧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克洛德·格问。

“阿尔班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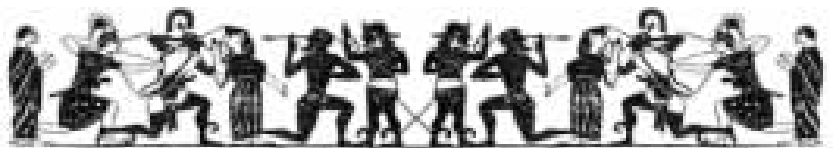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怎么到这儿来的？”克洛德又问。

“我偷了东西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克洛德说。

从此，他们每天就如此分享食物。克洛德那时三十六岁，由于他一贯很严肃，有时看来倒像五十岁。阿尔班二十岁，这小偷的目光仍是那样天真纯洁，人们还以为他只有十七岁。两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。这友谊与其说是手足之情，到不如说是父子之爱更恰当些。阿尔班差不多还是个孩子，克洛德则差不多是个老头了。

— 缘 —



他们在同一工场里工作，在同一间屋子里睡觉，在同一个院子里散步，分吃同一块面包。两个朋友相依为命，看起来很幸福。

我们上面已经讲到了工场场长。犯人们对此人恨之入骨。为了要使他们俯首听命，场长不得不常常求助于为大家所爱戴的克洛德·格。要制止反抗或骚乱的时候，克洛德·格无名的权力不止一次地帮助了场长法定的权力。的确，要约束犯人，克洛德的十句话可抵得上十个宪兵。克洛德多次这样帮了场长，因此场长对他恨得要死。他嫉妒这窃贼，内心深处对克洛德怀着一种隐隐的、充满妒意的不共戴天的仇恨，就像法律规定的君主对于事实上的君主、世俗权力对于宗教权力的仇恨一样。

这种仇恨是最最卑劣的情感。

克洛德一心喜爱阿尔班，却没想到场长。

有天早上，犯人们一对对地从寝室走进工场时，一个看守叫住了走在克洛德旁边的阿尔班，说场长让他去。

“叫你干什么？”克洛德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阿尔班回答。

看守将阿尔班带走了。

上午过去了，阿尔班没有回到工场来。到了吃午饭的时候，克洛德以为在院子里会看到阿尔班。可阿尔班并不在院子里。当大家都回到工场时，也没有阿尔班。白天就这样过去了。晚上，当犯人们被带回寝室去时，克洛德的眼睛在寝室中找寻阿尔班，没有看到。他那时非常苦恼。他平时从不与看守说话，那天竟然去问一个看守。

“阿尔班病了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— 远 —



“没有。”看守回答。

“那为什么，”克洛德又问，“今天他没有再露面呢？”

“哦！”看守漫不经心地说，“给他换了地方。”

后来就上述事实作证的证人们当时曾注意到，听到看守的这个回答以后，克洛德拿着一根点燃着的蜡烛的手轻微抖动了一下。可他平静地问：

“这个命令是谁下的？”

“狄先生。”看守回答道。

狄先生就是那个工场场长。

第二天像前一天一样过去，阿尔班仍然未露面。

晚上收工的时候，场长狄先生来到工场进行例行巡视。克洛德远远看见场长，就摘下粗呢帽子，扣好灰上衣——克莱伏监狱中犯人的囚衣——的扣子，因为在监狱里，通常都认为把上衣的扣子恭恭敬敬地扣好是能取悦上级的。他手里拿着帽子，站在他的工作台旁边，等候场长走过。场长走过来了。

“先生！”克洛德叫道。

场长站住，侧过了半个身子。

“先生，”克洛德说，“真的给阿尔班换了地方吗？”

“对。”场长回答。

“先生，”克洛德接着说，“我没有阿尔班就不能活下去。”

他又补充说：“您知道这里的这份口粮不够我吃，您也知道阿尔班会把面包分给我。”

“这是他自己的事情。”场长说。

“先生，难道就没有办法仍然把我和阿尔班放在一个地



方吗？”

“不行。已经定了。”

“谁决定的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狄先生，”克洛德接着说，“这是对我生死攸关的问题，却在您一句话。”

“我作出的决定，从不收回。”

“先生，我得罪您了吗？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您呢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”克洛德问，“您为何要把我和阿尔班拆开呢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”场长说。

这样回答了之后，场长便走远了。

克洛德低下头，不去争辩。可怜的囚笼之中的狮子呵，人们把跟它作伴的狗也夺去了。

我们必须指出，分离的愁苦丝毫没有影响这个囚徒多少带点病态的食欲。另外，他身上也看不出任何明显的变化。他从不对任何同伴谈到阿尔班。休息的时候，他独自一人在院子里散步。他总是饿着肚子。如此而已。

可是那些熟悉他的人却发现他脸上流露出一不祥的忧郁的神色，且与日俱增。除此之外，他却比以前更加温和。

好几个人想要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他，他都微笑着拒绝了。

自从场长对他作了那番解释之后，每晚，他都作出一种类似疯狂的举动。这种举动出自像他那样严肃的人，让人惊讶不已。那就是每当场长在规定的时间进行照例巡查，从克

— 愿 —



洛德的工作台前经过时，克洛德总是抬起眼睛，定睛望着他，然后只问一句短短的话：“阿尔班呢？”语气中满是焦虑与愤怒，既像是恳求，又像是威吓。场长不是装作没听见，就是耸耸肩膀一走了之。

其实场长耸肩膀是大错特错了。所有目睹此种莫名其妙的场面的人都看得很清楚，克洛德·格心里对某件事情已下了决心。全监狱都焦虑不安地等待着这场顽固与决心之间的斗争的结局。

人们证实说，其间有一次，克洛德曾对场长说：“请听我说，先生，把我的同伴还给我吧。我可以肯定，您是做一件大好事。请注意，这是我对您说的话。”

还有一次，是星期天，他坐在院子里一块石头上，两肘支着膝盖，双手抱头，他保持着这么一种姿势，几个小时一动不动。这时有个叫法耶特的犯人走近他，笑着问：“你在那儿搞什么鬼呀，克洛德？”

克洛德慢慢抬起头，表情严肃的说：“我在审判一个人。”

最后，一八三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傍晚，场长来巡查的时，克洛德把他早晨在走廊里拾来的一块手表上的玻璃用脚狠劲一踩，声响很大。场长问这声音从哪儿传来的。

“没什么，”克洛德说，“是我。场长先生，把阿尔班还给我吧，把我的同伴还给我。”

“不行。”场长说。

“但是必须这样做。”克洛德用低沉而坚决的口气说。他正视着场长，又加了一句：“请您考虑。今天是十月二十五日，我让您考虑到十一月四日。”

— 怨 —



一个看守提醒场长先生，说克洛德是在对他威胁，这种情况应该将他关禁闭。

“不，用不着关禁闭。”场长带着轻蔑的微笑说，“对这种人应该客气一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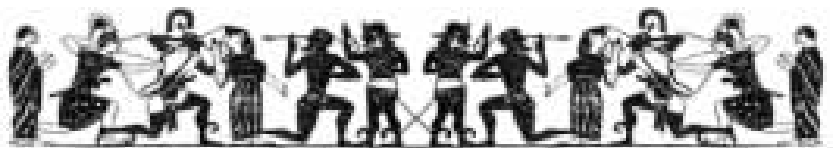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其他犯人都在院子另一端的一小方块阳光下玩，克洛德却一个人在这头走动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一个名叫佩尔诺的犯人走近他，说：“喂！克洛德，你在想什么？看上去你很忧愁。”

“我担心，这位好心的狄先生很快会遭到什么不幸。”克洛德回答。

从十月二十五日到十一月四日有整整九天。克洛德每天都严肃地向场长指出阿尔班的失踪使他越来越痛苦。有一次，场长终于烦了，因为他的恳求简直就像命令，罚他坐了二十四小时禁闭。瞧，这就是克洛德所得到的答复。

十一月四日来到了。这天，克洛德醒来时，脸上神色宁静，自从狄先生决定把他的朋友和他分开那天开始，还没有见过他有这种神色。起床的时候，他在床脚放破衣服的白木箱中搜寻，找出一把裁缝用的剪刀。这剪刀，加上本散了装的《爱弥儿》，是他所爱过的那女人，他的孩子的母亲，他过去幸福的小家庭所留给他的唯一的東西。这两件东西对克洛德而言实在毫无用处：剪刀只有女人才用得着，书只有读书人才有用，可克洛德既不会缝纫又不识字。

监狱里有一条破旧的回廊，已破损不堪，现在用石灰刷白了。冬天就作为散步的场所。当他穿过这条回廊时，走近一个名叫费拉里的犯人，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一扇窗上粗大的铁栅。克洛德把手里拿着的那把小剪刀给费拉里看，说：



“今晚，我要用这把剪刀把这些铁栅剪断。”

费拉里不信，笑了起来，克洛德也笑了。

这天上午，他比平时工作得更起劲，他从未干得这么快、这么好。特鲁瓦一位正直的市民布雷西埃先生向他定做了一顶草帽，工钱已预付。他好像非要在上午做好这顶草帽不可。

还不到十二点的时候，他找了一个借口，到底楼的细木工场去了，就在他工作的那层楼下面。同在别处一样，克洛德在那儿也是受人爱戴的。可他很少去。

“瞧！克洛德来了！”

大家围住他，屋子里顿时像过节似的热闹起来了。克洛德在屋子里迅速地扫了一眼，看守都不在。

“谁能借我一把斧子？”克洛德说。

“干什么用？”人们问他。

他答道：“今晚我要把场长干掉。”

人们拿出好几把斧子让他挑选。他拿了一把最小却非常锋利的斧子，藏在裤子里，走了出来。细木工场有二十七个犯人，他并未叮嘱他们保守秘密，但大家却守口如瓶，甚至他们相互间也不谈论此事。

每个人都各自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情。此事是可怕的，但同时又是公正的、明白的、简单的。既不会有人来劝阻克洛德，也不会有人去告发他。

一小时之后，他走到一个正在走廊里打呵欠的十六岁犯人身边，劝他学习识字。此时，犯人法耶特走过来，问克洛德裤子里藏着什么鬼玩意儿。克洛德说：

“是一把斧子，今晚我要用它来干掉狄先生。”他又接着



问：“能看得出来吗？”

“有一点儿。”法耶特说。

白天的剩余时间就像平时一样过去了。晚上七点钟，犯人又都被关起来，每组都待在指定的工场里。按惯例，这时看守们走出工作间，要等到场长巡查完毕后再进来。

克洛德·格也像别人一样，与自己同行的伙伴们一道被关在他做工的工场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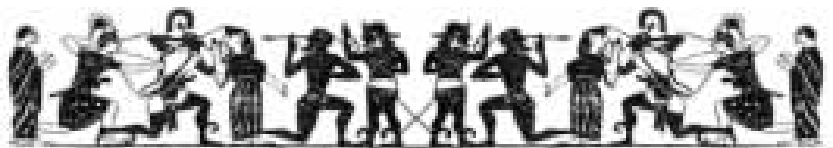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此时，在这个工场里出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场面。这种不无庄严又不无恐怖的场面，绝无仅有，任何故事都不能描绘出来。

正如后来进行预审时所证实的，当时连克洛德在内共有八十二名偷窃犯。

一俟看守们留下犯人走出去后，克洛德在他的工作台上站了起来，向全屋子的人宣布他有件事要说。大家顿时安静下来。

于是克洛德提高了嗓门，说：

“大伙都知道阿尔班是我的兄弟。这里给我的食物根本就不够吃。即便我把我所挣得的一点钱全用来买面包，仍然不够吃。阿尔班把他的口粮分给我。我喜欢他，首先是因为他养活了我，其次是由于他爱我。场长狄先生却把我们拆开。其实我们在一起对他毫无妨碍。这家伙太恶毒，他拿折磨人取乐。我向他要阿尔班。你们都看到了吧？他不肯。我给他一个期限，让他在十一月四日以前把阿尔班还给我。因为我说了这句话，他将我关了禁闭。这段时间里，我审判了他，我已将他判处死刑。今天是十一月四日了。两小时以后他要来巡查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要杀掉他。对于这点你们有什



么要讲的吗？”

大家都不作声。

克洛德接着往下讲。他那天的口才好像特别雄辩，其实他天生如此。他声明他很清楚，他将要采取的是暴烈的行动，可是他并不认为自己不对。他请听他讲话的八十一个偷窃犯用良心为他作证：

他已忍无可忍；

有时一个人陷入绝境的时候，自行复仇是必要的；

事实上，他夺去场长的生命，肯定要以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代价；可是为了正义而献出自己的生命，他认为是值得的；

仅仅就这个问题，他已深思熟虑了两个月；

他认为自己的决定并非出于一时气愤，但假如确有这种情况，他请大家给他指出来；

他老老实实地向周围正直的人们讲述自己的理由；

他马上就要杀死狄先生，可是，假如有人提出异议的话，他准备听取他的意见。

只有一个人提出，在杀死场长之前，克洛德应该设法跟他最后谈一次，迫使他让步。

“有道理。”克洛德说，“我定会这么做。”

大时钟敲了八下。九点钟，场长就要来了。

这个奇特的最高法院可以说已批准了他的判决，克洛德立刻又完全恢复了平静。他把自己所有的衬衫和外衣，都放到桌子上，这是他所剩下的一点可怜东西。他把除阿尔班之外跟他最要好的同伴一个个地叫来，将这些东西全部分给了他们，自己只留下那把小剪刀。

— 员 袁 —



然后拥抱了所有的人。有的人哭了，他对那些人笑笑。

据他的好几个伙伴事后所讲的，在这最后的一小时中，有时候他谈起话来是那样安详，甚至还显得快乐，他们都暗暗希望，他说不定能改变主意。有一次，他甚至玩起游戏来，用鼻孔吹气，把照亮工场的为数不多的几支蜡烛吹熄了一支。由于缺少教育而养成的不良习惯经常不必要地影响了他天生的尊严。让这个过去流浪街头的人一点不沾染巴黎水沟里的气味，也是不可能的。

他看到一个年轻的犯人脸色苍白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显然是由于等待着将要看到的事情而吓得发抖。

“噢，勇敢些，年轻人！”克洛德温和地对他说，“这事转眼就完。”

待他将所有的破旧衣服分完，同每个人都握手告别之后，看到在工场的暗角落中有些人东一堆西一伙地不安地议论着，他便打断了这些谈话，让大家回去干活。所有的人都默默地服从了。

事情发生的这个工场是个狭长的厂房，在厂房的两边开有窗户，两端各开一扇门，两扇门相对着。编织机与工作台都靠窗排列在两边，工作台挨着墙，与墙壁成直角。两排机器之间的空地形成一条长长的过道，成直线通过整个工作间，从一扇门通到另一扇门。场长视察时，就得走过此条狭长的过道。他总是从南门进来，看看左右两边干活的人，然后从北门走出去。通常他都不停留，很快地就走过去了。

克洛德重新回到自己位子上，又干起活来，像雅克·克莱芒重新开始祷告一样。

大家都在等待着。时间快到了。突然，教堂的钟敲了一

— 源 —



响，克洛德说：“还有一刻钟。”

于是他站起来，神情严肃地走了一段，走到进来的大门那儿，胳膊肘靠在左面第一台机器的角上，脸色十分镇定、和善。

钟敲了九下。门开了。场长走了进来。

这时候，工场里的人都如同塑像一般寂静无声。

只有场长还与往常一样。

他走了进来，脸上露出开心、得意和冷酷的神气。他没看见站在门的左边、右手藏在裤子里的克洛德。他很快地从最前面的几台机器前走过，点点头，含糊地讲几句话，左右随便看看，根本没注意到周围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一个可怕的念头。

忽然，他听到身后的脚步声，他大吃一惊，马上迅速地转过身来。

这是克洛德，他悄悄地跟在场长后面已有一会儿了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场长说，“为什么不在自己的位子上？”

在此种地方，人已不再是人，而是狗，不称“您”而叫“你”。

克洛德恭敬地回答：

“因为我有话想对您说，场长先生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阿尔班的事。”

“又是这个！”场长说。

“对！总是这个！”克洛德说。

“哼！”场长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说，“又说道二十四小时的禁闭你还没坐够吗？”

— 员缘 —

